

爾雅今注

徐朔华 注



南開辭書

爾雅今注

徐朝華 注

南開大學出版社

〔津〕新登字 011 號

本書榮獲

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出版社 1992 年優秀專著獎
天津市第四屆(1987—1989)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天津市 1986—1989 年度優秀圖書獎

爾雅今注

徐朝華 注

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臺南開大學校內)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
北京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修訂版 1994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3.625 插頁:4

字數:337 千 印數:8000—11000

ISBN7-310-00684-4

H·65 定價:14.80 元

序

《爾雅》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大致按照詞義系統和事物分類而編纂的詞典。包括十九篇。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具有解釋語詞的小詞典性質，第四至第十九篇具有小百科詞典的性質。在世界文化史上，《爾雅》不但是最早期的詞典和小百科詞典的雛形，而且它首創的這種編纂法今天仍然採用，例如我國新版《辭海》曾兩次發行分冊本，第一分冊爲語詞，以下爲小百科。這種編排既是現代辭書編纂工作中的一道重要工序，又產生頗爲切合實用的成品，有時它比定稿的依部首排列的《辭海》還更便於查閱。飲水思源，《爾雅》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貢獻確實不小。

關於《爾雅》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學者們已經講過許多，茲不贅述。

前人曾對《爾雅》進行過大量的研究，他們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字義的注釋與考證，二是訓詁方法的研究，三是音義關係的探討。給《爾雅》全書及郭注做疏證的，最重要也是最常見到的是邢昺、邵晉涵、郝懿行三家的注釋本。各有千秋，均有貢獻。

舊日注釋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由於時代較早，前賢不可能看到甲骨文，沒有利用甲骨文、金文探求古義的機會。那時還沒有現代語言科學理論，尤其是現代詞彙學理論，無法運用它去觀察分析《爾雅》複雜的詞彙詞義現象。前賢所認識到的音義關係，還比較籠統。如此種種，毫不足怪。可是我們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如果仍然墨守舊日疏證，就是故步自封，不求進取了。

舊日疏證有個缺點，就是煩瑣。當年戴段二王都反對煩瑣，他們的著作內容樸實精粹，行文簡潔清新。《爾雅》邢邵郝三家注釋未能臻此境界。

時代在前進，應該給舊日疏證結賬，取其精華，去其煩瑣，寫出今注，使人耳目一新，輕裝上陣，才好邁開步伐，開展新的科學研究。

所謂今注，不是改用大白話來做注釋就算，更重要的是形式新，語言新，方法新，內容既精又新。

給《爾雅》做個今注，實在是當前迫切需要的。但是作今注難，為《爾雅》作今注更難。

朝華一向樸實勤奮，基礎廣博而扎實。學成之後，致力於漢語發展史詞彙部分的研究，又專攻訓詁。醞釀日久，遂發奮作《爾雅今注》。五六年來數易其稿。

朝華此書，博採衆家之長，並吸取最新科研成果，深入淺出，簡明扼要，指明《爾雅》得失，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不唯于平淡中見功力，而且處處為青年讀者着想，文字淺顯，要言不煩，頭緒清爽，引人入勝。並編制索引，以利于緝檢和進行科研。優點甚多，是一部好書。

我對於《爾雅》只是初學。讀朝華此書，受益不小，所以樂於向讀者推薦，希望《爾雅》之學出現新氣象。

張清常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爾雅》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專著，也是第一部大致按照詞義系統和事物分類而編纂的詞典。《爾雅》的“爾”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指雅正之言，即作為政治、文化、社交活動中使用的語言，這是後代作為規範的共同語的雛形。

《爾雅》一書命名之意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釋古語詞、方言詞，使之近於規範。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爾雅》原為二十篇，但今本《爾雅》只有十九篇。宋代邢昺《爾雅疏》說：“《爾雅·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可見《爾雅》原有《敘篇》一篇。《敘篇》大約於宋代亡佚。現存十九篇按照內容分為十九類，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每類一篇。其中《釋詁》、《釋言》、《釋訓》等三篇是解釋一般語詞的，可以說是普通的詞典；《釋親》以下十六篇是解釋各類名物的，可以說是百科名詞詞典。全書共計一三一一三字。解釋的大部分是單音詞，也有一些複音詞。

關於《爾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從古到今，說法不一，尚無定論。最初或說是周公所作，或說是孔子門人所作。宋代以後，學者們多認為所謂周公、孔子門人所作，都是依托之詞，從而否定了聖人所作的說法。那麼真正的作者是誰？確切的成書年代是甚麼時候呢？有人認為是從戰國中期到漢初的儒者陸續編纂而成；有人說是戰國末年齊魯儒生所作；有人認為是秦漢間儒生所作；

有人說是漢初儒生所作；有人認為是漢武帝之後，哀帝平帝之前儒者所作；還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年劉歆偽撰。凡此種種，衆說紛紜。從《爾雅》一書的內容和有關資料分析，《爾雅》中有一部分詞語出於戰國中後期古籍，成書不可能在此之前。秦代焚書坑儒，漢初社會動亂未定，文景之世開獻書之路，先秦古籍才陸續復出。漢初也缺乏編纂這樣一部內容、字數繁多的詞典的社會條件。而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很快就出現了隸爲文學的《爾雅注》。這說明最初成書也不會是在漢代。因此，大體上可以斷定，《爾雅》最初成書當在戰國末年，是由當時一些儒生彙集各種古籍詞語訓釋資料編纂而成，並非一人之作。這部書或由於某種原因幸免於秦火，或由於民間私自密藏而逃避了抄禁，因而當漢王朝開始重視經學時，便很快地重新問世了。此後又經過漢代經師儒者陸續增補，才成爲今天所見到的《爾雅》。

從《爾雅》一書的內容來看，這部書編纂的目的是爲了幫助人們閱讀古書和辨識名物。《爾雅》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以雅釋古，即用當時作爲規範的雅正之言，解釋當時已經認為是時代較遠難以通曉的古籍中的詞語，目的是爲了幫助人們讀懂古書，當時的古籍既包括儒家經典，也包括儒家經典之外的古書。戰國是一個科學文化有很大發展的時代，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百家從不同的角度吸收了當時的文化科學知識，著書立說。當時私人講學之風大開，游學之風盛行（如齊國稷下學士多至數萬人），在這種情況下，儒生們所接觸到的書籍，肯定不會只是局限於儒家經典範圍之內。在《爾雅》中多次見到對儒家經典之外的一些古書（或當時的書籍）中詞語的解釋。如《釋天》中“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等取之於《尸子》；“扶搖謂之猋”，是釋《莊子》中詞語的；《釋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

不飛，其名謂之鵽鵽。”取之於《管子》；“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取之於《山海經》；《釋畜》：“小領，盜驪。”取之於《穆天子傳》。當然，和其他古籍相比，《爾雅》對儒家經典《詩經》中詞語的解釋是要多一些。如《釋訓》中所訓釋的大部分都是《詩經》中的詞語。在其他篇中，也有一些是專門解釋《詩經》中詞語的。如《釋天》中的“是禴是禡”、“既伯既禱”，《釋水》中的“汎汎楊舟，緇縵維之”等，都是出自《詩經》。孔子認為《詩經》不僅對修身行事，而且對豐富知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在外交場合，在辯論、講學時，在著作中常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以表達思想感情，增添文采。

《詩經》在人們的生活中比其他各種書籍都更為重要。但戰國時代距離《詩經》的時代已經相當遙遠了，《詩經》中有些古詞語如不加以解釋，當時的人在理解上就會有困難。由於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爾雅》中對《詩經》詞語的解釋就比較多了。雖然《詩經》是儒家經典，但《爾雅》的編纂者解釋它並不僅僅因為它是儒家經典，而是因為它是一部被人們廣泛閱讀、使用的古籍。

《爾雅》另一個主要內容是以雅釋俗，或以俗釋雅。在《釋詁》《釋言》等篇中有以雅言解釋方言俗語的，目的是為了閱讀古書。《釋草》以下七篇收集解釋了大量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包括雅名和俗名），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幫助人們辨識名物，豐富知識，增廣見聞。如《釋草》中的“芣苢，馬舄。馬舄，車前。”說明同一種植物有不同的名稱（芣苢為雅名，馬舄、車前為俗名）。《釋草》中有“果臝”，《釋蟲》中也有“果臝”，說明有異物同名的情況。有時僅列出名稱而未加說明，如《釋蟲》中的“土蜘蛛、草蜘蛛”“土蜂、木蜂”，也是要使人們知道蜘蛛、蜂有不同的種類。

在這方面，《爾雅》與漢代作為童蒙讀本的《急就篇》和解釋四方別國之語的《方言》是有相似之處的。郭璞在《爾雅序》中說：“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咏，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他認為《爾雅》的主要作用是總結和整理了歷代不同的語詞，解釋了經籍中詞語的意義和詩歌中詞語的用法，辨別了許多異名同實的詞，保存了很多鳥獸草木之名。郭璞的認識是比較全面的。過去有些學者認為《爾雅》編纂的目的在於解經，其認識顯然與《爾雅》的內容不盡吻合。

《爾雅》雖然最初不是專為解經而作，但後來由於經學家們的重視、使用和宣揚，使它和經學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漢書·藝文志》把它附在六藝類《孝經》之後，《隋書·經籍志》把它放在經部《論語》之後，實際上已把它列入羣經之屬。唐代開成年間鑄刻石經時，《爾雅》和《詩經》、《尚書》等十一部儒家經典同時上石，正式成為儒家重要經典。宋代以後，《爾雅》成為十三經之一。《爾雅》這樣一部解釋詞義的書，在封建社會裏竟然能夠和《詩經》《尚書》等重要儒家經典並列，是有其特殊的社會原因的。

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動亂，出現了比較安定的“文景之治”。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加強思想統治，開始重視儒家學說。但經過秦火和戰爭的破壞，儒家經典損失很大；能讀經解經的經師大儒，更是難以尋覓。《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晁）錯往受之。”由此可見當時經師的奇缺。在這種情況下，《爾雅》這樣一部唯一保存了大量先秦古籍中古詞古義解釋的詞典，對於傳習儒經就成了重要的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經師的作用。東漢趙岐

《孟子題辭》中說：“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雖然不能因此就肯定文帝時確曾設置《爾雅》博士，但從中可以揆測文景之世《爾雅》已經和儒家經典有着較為密切的聯係了。

漢武帝獨尊儒學，立《五經》博士以後，從中央到郡縣，乃至鄉聚，廣設學校，傳習儒經。讀經、通經成為當時讀書人實現抱負、追求利祿的重要途徑。雖然陸續出現了一大批儒家經典的注釋書，如《詩經》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等，《尚書》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大小夏侯解詁》等，但這些書都是就某一部經書的詞語隨文釋義的，而且今文經學家的注釋多側重於闡明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而不注重語言文字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爾雅》這樣一部比較全面、比較系統地彙釋古詞古義的詞典，就成為儒生們讀經、通經的重要工具書了。它的這種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種某一經書的注釋書所不能代替的，也是《蒼頡》、《急就》和《說文》之類字書所不具有的。正因為如此，《爾雅》一書和儒經的關係就變得更加密切了。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潛研堂文集·與晦之論〈爾雅〉書》）宋翔鳳說《爾雅》是“訓故之淵海，五經之梯航。”（《爾雅義疏序》）都說明了《爾雅》是因為“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四庫全書總目》）

將《爾雅》列為經書，似乎是抬高了它的地位，使它享有歷代各種詞書所沒有的殊榮，而實際上却是縮小了它的作用，貶低了它的價值。今天我們應該對《爾雅》這部書在中國語言學史和詞書史中的作用和價值作一個全面的、恰當的分析。《爾雅》這部書的主要作用和價值在於：

一、《爾雅》是在兩千多年以前出現的我國第一部詞典，它

有清楚的分類篇目和完整的編纂體系，有直訓、陳說、描寫、比擬、音訓等多種釋詞方法。它首創的按意義分類編排的體例和多種釋詞方法，對後代詞書、詞典以及類書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在它的影響下，出現了一系列以“雅”為書名的補充或仿照它的釋義詞書。如托名秦末孔鮒所著的《小爾雅》、三國時魏張揖的《廣雅》、宋代陸佃的《埤雅》、羅願的《爾雅翼》、明代朱謀埠的《駢雅》、方以智的《通雅》、清代吳玉搢的《別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夢蘭的《疊雅》等。

二、《爾雅》彙集並解釋了大量先秦古籍中的古詞古義，是閱讀、研究先秦古籍的重要工具書。如《釋言》中有“宜，肴也”條，這是解釋《詩經·鄭風·女曰鷄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中“宜”字的。“肴”指做熟的魚肉等。“宜”在古書中一般都解釋為合適、適宜，沒有肴的意義，而從甲骨文、金文看，“宜”字象砧板上有肉之形。用作名詞，表示切肉用的砧板；用作動詞，意為吃做熟了的肉。《爾雅》中以“肴”釋“宜”，便是根據“宜”的本義而來的。又如《釋親》中有“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這是母系社會親屬稱謂的遺迹，在父系社會裏，“出”作為一種親屬稱謂已經被“甥”所代替了。借助於《爾雅》，後人可以了解“出”的這一古義。

三、《爾雅》彙集了大量上古漢語詞彙，其中包括古語詞、方言詞以及外來詞（如《釋地》中的“珣玞珌”為上古東夷語）。在《釋詁》、《釋言》、《釋訓》中收集了很多上古漢語中的同義詞，它為研究上古漢語詞彙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是研究上古漢語詞彙的重要參考書。

四、《爾雅》彙集解釋了不少有關宮室、器物、樂器、天文、地理和動植物等方面的詞彙，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古代社會，豐富知識。並為進行生物學方面的研究提供寶貴的歷史資料。如《釋

獸》中有“獾，白豹”，郭璞注說：“似熊，小頭庫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這些資料對今天研究大熊貓類動物很有參考價值。

《爾雅》在釋義、編排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點，較為突出的是解釋詞義往往過於簡單籠統。用多義詞去解釋詞義，用的是這個多義詞的哪一種意義不明確。如《釋言》有“郵，過也”條，“過”有經過、超越、錯誤、探望等義，在這一條中究竟是用“過”的哪一種意義解釋“郵”不明確。特別是“二義同條”的情況，更容易引起誤解。有的詞詞義有發展變化，《爾雅》的編纂者不加說明而相提並論。如《釋詁》中有“亂，治也”，又有“縱、縮，亂也”。前者用的是“亂”在周代前期的古義，表示治理紛亂的事物；後者用的是“亂”在春秋戰國時的常用義，表示紊亂、紛亂的意思。兩條同時收入，又未加以說明，容易使人誤解“亂”同時有兩種意義。此外，有些不是同義詞的誤以爲是同義詞。有些詞歸類不當，如將爬行動物歸入《釋魚》。有的詞前後重複出現，如“鸛鸛”在《釋地》和《釋鳥》兩篇中都有，內容相同。這些缺點是由於《爾雅》出自衆人之手並受當時科學發展水平所限而造成的。

從漢到唐，爲《爾雅》作注的人很多。最早的是西漢的韃爲文學，其後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沈旋等人。除郭璞注外，這些注家的注本多已亡失。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的《爾雅》注本是晉代郭璞的《爾雅注》。郭注引用了近五十種古籍資料，取證非常豐富，而且能用晉代活的方言俗語來解釋《爾雅》中的古語詞、方言詞，爲後人研讀《爾雅》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唐宋以後爲《爾雅》全書作注疏的有北宋邢昺等人的《爾雅疏》，邢疏雖有煩瑣考證之弊，但搜求先秦到隋唐的資料很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十三經注疏》中的《爾雅注疏》用

的就是郭璞的《爾雅注》和邢昺的《爾雅疏》。南宋鄭樵的《爾雅注》，雖然比較疏略，但能不因循舊說，多采羣經以證《爾雅》，間或別有所見。清人研究《爾雅》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是邵晉涵的《爾雅正義》和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邵書廣泛采集先秦兩漢古籍資料和漢魏六朝人舊注來印證郭注，推求文字的古音古義，並根據善本，訂正原書文字。引證豐富，解釋簡明扼要，但語言探索稍有不足。郝書晚出，是所有《爾雅》注本中最詳細的一種。這部書繁徵博引，搜羅宏富，能根據實際觀察的情況來描述草木蟲魚鳥獸。注釋中力求從音義關係上疏通詞義，但在因聲求義方面錯誤較多。此外，從清代到近代，還有不少學者對《爾雅》作過專題研究。如清代戴震的《爾雅文字考》、崔灝的《爾雅補郭》、錢坫的《爾雅釋地四篇注》、高潤生的《爾雅穀名考》、陳玉澍的《爾雅釋例》、近人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劉師培的《爾雅蟲名今釋》、黃侃的《爾雅略說》、楊樹達的《爾雅略例》等，這些著作對閱讀、研究《爾雅》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前幾年，在教學中介紹訓詁學要籍時，同學們屢次反映《爾雅》一書有些詞語很生僻，不會唸，也看不懂，舊注有的過於簡略，有的過於煩瑣，閱讀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希望能有一個今人的注本。在清常師的熱情鼓勵和指導下，我從七九年開始編注這部書。要為《爾雅》這樣一部內容極為豐富廣博的書作注，確非易事，但我想到為文科大學生和青年讀者們提供一個便於閱讀的注本，使《爾雅》這部書能够在我們這個新時代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還是值得為之辛苦的。經過五年的努力，現在總算可以把它奉獻給讀者了。《爾雅》一書天文地理、草木蟲魚無所不包，給它作注，雖有諸家舊注和其他前人成果可資參考，也曾請教過一些同志，稿子經過多次修改，但因自己學識有限，肯定會有不

少錯誤和疏漏之處，我誠心誠意地希望能夠得到所有翻閱過此書同志的批評和意見。

徐朝華

一九八四年十月

凡 例

- 一、本書《爾雅》原文以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據原世界書局所印、[清]阮元刊刻的《十三經注疏》的影印本爲依據。其他各種版本的異文，除有必要者外，一般不予注明。
- 二、《釋親》、《釋天》、《釋地》、《釋丘》、《釋水》、《釋獸》、《釋畜》等篇，一篇之中按其內容又分爲若干類，類名原列在所屬詞條之後，爲了便於查閱，現將類名移到所屬詞條之前。
- 三、爲了便於閱讀和檢索，詞條以篇爲單位，編上數碼，依次排列。一個數碼之下，一般只有一個詞條，但如相連的兩條或幾條意義相近或有密切聯繫，則這兩條或數條列於同一數碼之下。
- 四、每個詞條的注碼，一般按被釋詞語的先後順序編排，放在被釋詞語之後。如爲了便於瞭解詞義，需要首先解釋一條中排列在最後的訓釋詞時，則先注釋這個訓釋詞，然後再依次注釋被釋詞語。如係對整條內容的解釋說明，則將注碼列在整條的末尾。
- 五、易出歧義的詞、僻詞的注音，採用《漢語拼音方案》。
- 六、注釋盡量汲取前人及今人研究成果。對歷來有不同解釋的詞語，擇善而從，一般不列舉衆說，不作過多的考證。
- 七、同一詞如出現兩次以上，在第一次出現時加注，再出現時，說明參看前注。
- 八、每個詞釋義之後，一般都有例句，常用詞的常用義則不引例句。例句盡量從先秦兩漢古籍中選出。對例句中一些較難懂的詞，在括號中作了簡釋。

凡例 2

九、例句注明書名、作者名和篇名（書名）。如在引用某書原文後引用該書舊注，則省略書名。例句引用較多的《十三經注疏》，爲了簡便，書名、注疏名一般都用簡稱。如《春秋左傳》簡稱《左傳》；《詩經》毛亨《傳》簡稱“毛傳”，鄭玄《箋》簡稱“鄭箋”，孔穎達《正義》簡稱“孔疏”。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用時放在所釋書之後，簡稱《釋文》；許慎《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揚雄《方言》，不標作者。

十、《爾雅》幾種重要注疏：郭璞《爾雅注》、邢昺《爾雅疏》、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如緊接在被釋詞語或詞義解釋之後，都省略《爾雅》書名，簡稱之爲“郭注”、“邢疏”、“邵疏”、“郝疏”。鄭樵《爾雅注》簡稱爲“鄭樵注”。

十一、有的注釋有“〔案〕”。“〔案〕”的主要內容，一是指出《爾雅》原文或舊注中存在的問題，闡述筆者對某些詞語解釋的管見；二是指出尚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介紹可資參考的說法。

再 版 說 明

《爾雅今注》出版后，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并曾連獲天津市第四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天津市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度優秀圖書獎和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學校出版社優秀專著獎。該書雖經重印，但已售罄，為滿足讀者要求本社決定再版重印。注者根據近年研究成果和讀者意見，對全書的部分文字、標點及讀音進行必要的修訂，再版發行，以饗讀者。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